



書藝文人大

集論化衆大藝文

著 風 江



版出店書華新東

大眾文藝叢書

文藝大眾化論集
江風著

——

膠東新華書店出版

序言

「文藝大衆化」的問題，遠在一九三〇年的前一兩年間，「革命文學」論戰的時候，就開始醞釀；及至一九三〇年春天，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響亮的提出了「文藝大衆化」的口號。

雖然當時反動派正進行着殘酷的「文化圍剿」，雖然「左聯」的幾位青年作家：柔石、也頻、白莽、馮鑑、殷夫等在反動的屠刀下作了犧牲，雖然中國的革命文學正遭受着嚴重的磨難；但是革命文學却絕沒有被絞殺，相反的，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這六七年間，竟把反動的「文化圍剿」英勇衝破！大衆文藝運動在中國，幾乎全面的廣泛的展開了；從「文藝大衆化」開始，推廣到藝術的各個部門（如音樂、木刻、繪畫等），更進而推廣到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個部門，從內容到形式、技術、語言，一直到文字的改革。的確，當時這運動，隨着政治鬥爭的發展，是呈現着蓬蓬勃勃的姿態；不過，那時的反動政治總還是佔着優勢，因而革命文學的滋長，不可避免都很嚴重的迫害和限制！

「七七」事變以後，客觀的政治環境，有了新的變化，尤其在解放區；尤其當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發表以後，更明確提出了「面向工農兵」的指針，獲得各地文藝工作者的熱烈響應和踴躍實踐，大家都行了整風學習，並堅決「下鄉」去，「前線去」！於是，大衆文藝在解放區

，更加深入和普及了，說一個比喻：好像肝臟的籽粒種植到肥沃的土地上，而又增以適量的養料和開水，一株的繁榮成長。在解放區的「大衆化」運動，決不是像在國民黨統治區：「一條腿走不成路」（魯迅語）了，而是兩條腿健步如飛。政治和文化關係，也於此可見。

江風，是大衆文藝戰線上戰鬥的一員，在膠東，是「面向工農兵」最忠誠的實踐者，他最近要把幾年來發表過的關於「文藝大衆化」的論文，收成一個集子，對於這，我很是表示熱心的贊助！

收在這集子裡的文章，都是作者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的經驗總結，他身體力行的執行著「面向工農兵」的方針，推動「文藝大衆化」的實踐，只有一個目的地：是熱衷於人民大衆的文化翻身的事業！

江風對於「文藝大衆化」的見解，踏實、樸素、有深刻體會，他在一貫細心的探索中，堅持走着大衆化的路向，在勤勤懇懇實際的試驗中，使自己的認識境界，日見進展。本來一切理論，都是在實踐探索中發揮和發展的，自然，文藝理論也不會例外。

膠東的「文藝大衆化」問題，雖係由於革命政治力量的扶持、幫助，及文藝工作者有人們的共同努力，已有了不少的成就，但從客觀需要着眼，自然，還是很不夠的：文藝界有的人，還是放不下架子去體會群衆的生活情感，或者在各創作形式上還留戀着一些陳腐的東西。「文藝大衆化」問題，固然要從文藝創作中貫徹和體驗；而從理論上提高修養，也是重要的事。希望江風的這個集子印行後，對於膠東「文藝大衆化」運動的推進，能引起大家的重視和討論，起一個「開路」的作用。

作者要我在卷前寫幾句話，謹提出希望如上。並向作者和讀者們熱烈祝賀：人民文藝寶庫中又添了一冊！

馬少波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寫於萊陽

目 錄

前 言

序 言

漫談思想感情和大衆結和問題

漫談文藝工作者深入群衆問題

寄曙光同志

——小學教師文藝學習問題

文藝內容的大衆化問題

文藝形式的大衆化問題

大衆語言在寫作中的地位

論語言的改造和運用問題

怎樣學習大衆語言

到那裡考驗文藝作品？

漫談小學教師寫作來源和態度問題

作 者
目 次

建立樸素切實的作風
文藝的寫「話」問題

談談秧歌和活報

在這次文藝獎評中幾個體會和意見

談談怎樣集體創作

漫談思想感情和大衆結合問題

寫作大衆化修養的基本問題

甚麼是大衆化？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思想感情和大衆結合，這句話乍一聽，好像很簡單，可是要真正作起來，並不簡單，就說勞苦婦女愛雞這件事吧，鄉村一時雞跑沒有了，就滿臉「雞嘍嘍嘍……」直喚，常急的滿頭大汗，甚至於罵，這個事很多知識份子就看不慣，不諒解，有的就諷刺的說：「老婆死了雞，老爺們死了驢，半點不假！」還究竟難對呢？我說個故事：

前年春天，勝利團提倡女同志養雞生產，有一女同志對農村婦女愛雞起初也不諒解，可是在大家推動下，她也買了四個小雞，白的，灰的，黃的，都長的絨毛，非常可愛，她一有空就喂，一天不小心，不知怎麼貓子咬了一個，她挺不割捨，她就弄了雞籠子盛着，回屋就放了出來，要出屋就提到籠子裡，小雞一天天胖了起來，可是一天又叫甚麼咬去了一個，她真生氣，她覺得籠子在地上放着還不放心，就把它搬到炕上，她是個很喜歡乾淨的人，雞拉屎本來很難聞，可是却並沒想到這些，她只看見小雞一天天長了，有的開始褪絨毛，露出了小翅，它是多麼可愛，她是那麼喜歡，工作完了回屋，她總是先去看看它，有時還買米給它吃，可是有一天工作回來一看，一個也不見了，雞籠子溜空了，炕上地上，桌子底下找了個遍，也沒有影，她估計着教保又叫甚麼咬吃了！她真難過。有

的同志說她：「丟了幾個小雞還值得這樣！……」她說：「我不是不割捨那個錢啊，就是不想捨得些工夫啊！……」

這個事當時給我的教育很大，從這個事我體會到了勞苦婦女的愛難，何嘗不也是這樣？農村勞苦婦女，一個窮家庭是不給她一文錢，這幾年興開了紡花織布，還能掙幾個錢，前些年，她們買針買線，上那弄個錢？還不就指着縫幾個雞，賣幾個雞蛋弄幾個錢？她爲甚麼那樣愛它，一方面是養活了一個雞，喂呀看管呀確實不容易，不知費了多少工夫；另一方面養大了，它也確實能幫她解決困難！她怎麼會不愛它呢？經過這次雞難，那位女同志也體會到勞苦婦女愛雞的心情了。

還有一個故事：

有個同志從讀了毛主席文藝座談會報告，就下了決心而向工農兵，前年我們駐村開減租反惡霸大會，大會上惡霸刁嘴滑舌，耍無賴，不講理，群眾因爲事前準備不夠，有些農民多年被惡霸欺負的吓破了胆，也不敢發言，群眾氣，心直跳，情形當時是危急了，可是那同志却感覺到這個鬥爭太平淡，沒意思，就失望地走了回來。

其實那個鬥爭是真「平淡」嗎？真沒「意思」嗎？並不是，勞苦大眾受了地主惡霸壓迫了好幾千年，這還爲了要求翻身而進行反惡霸鬥爭，能說這是「平淡」的事嗎？可是我們某些知識份子成分的同志，有的爲甚麼感覺「平淡」？就是因爲他沒親自受惡霸欺負，他不知道受惡霸欺負的滋味，再加上爲工農服務的觀念不強，所以他只抱着一個看熱鬧的觀點去看，這樣怎麼會使他感覺不「平淡」呢？他怎麼會體會到工農大眾的思想感情呢？假如就叫他寫這個鬥爭，那他怎麼能把這個鬥爭中的大眾思想感情寫出來呢？

從這兩個故事裡，我們可以體會到思想感情要真正和工農大眾結合，是不容易的，大決心就行

（頓）那並不行。在思想上下了決心，那只是對黨、對農大軍、對革命有了初步認識，並不能於思想感情真正和大眾結合，要思想和大眾真正結合，必須：

（一）先從思想上打通，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好好鑽研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報告，感覺八股和文藝運動新方向等三個文件，用這些文件的精神和實質來檢查自己，找出自己在思想意識上究竟存在着那些毛病？那些是主要毛病？然後找出這些毛病產生的根源，再根據文件的精神和實質，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確定今後努力方向。關於這個問題，在我一年來的學習中，我檢查出在我在文藝寫作中，我的思想意識中還存在着兩個主要毛病：一、就是單純的想從讀文藝書籍中，寫文藝，而不大注意向實際鬥爭學習，向群眾學習，和學習政治。在抗戰前，那時我學習文藝的歷史已有五六年，我在中學時代，將近五分之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文藝上，也讀了一些革命文學理論書籍，但是關於政治書和社會科學書却一本也沒有看過，有人勸我看一點社會科學的東西，說是那是學習一切的基礎知識。我却很固執的說：『落後政治社會科學，文學理論裡一樣也有革命道理！』從讀文學理論書籍中，我知道了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同時還指導現實革命鬥爭，我對農民勞苦大眾也很同情和敬愛，但每當我親身接近他們的時候，我總覺他們很粗魯和固執，我總想去教育他們，可是並沒想到讓他們學習，這樣以來怎麼能真正瞭解他們的思想和情感呢？怎麼能談到打成一片呢？這也難怪乎當時所寫東西，總是肚子空空，大部只得依靠主觀空想了。

抗戰開始以後，我雖然看了一些政治書籍，但是學習上的興趣主義仍很嚴重，減租減息政策，人必須學習，但是我學習起來，總覺得不如學文藝政策的興趣高，我在工作之餘時間，犧牲了午飯或深夜孤寫東西，但即使在工作並不徹底了解鄉村農民，住在部隊並不徹底了解部隊戰士，這，自己又偏偏要寫鄉村寫部隊怎能不主觀呢？

一、就是存在着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和成名成家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如我三年前寫的「詩意濃濃在生活裡」，內容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我的意思就是要把我們部隊快樂的生活介紹給大眾，可是這次寫作中，所以採用了這樣文雅的句子，而不用通俗的，大眾的語言，主要原因就是我看別人寫詩，我也要表現表現我的詩才，在寫作中大雜着這樣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怎能會不影響文章呢？我寫鑼鼓棚也有這種情形，我見有的人寫鑼鼓棚頗自負，我雖不會舊劇，可是我也要學，我要告訴大家「那並不是了不起的！……」於是我學了一兩個星期，就和×同志草草合寫了一個鑼鼓棚，這還會寫好了呢？

這些毛病是怎樣產生的呢？一個是由於我的小資產階級的出身，從小進的是小資產階級生活，根本沒有和勞苦大眾生活在一起，養成了些小資產階級意識，參加了革命後，雖克復了一些，但始終還殘存着一些，因而也就時時影響到我對於面向工農兵觀念的鞏固和貫徹，因此，沒有體會到勞苦大眾的心情和要求；一個是由於舊社會脫離現實的學校教育的影響，文化和勞動脫離，和現實需要脫離；再一個就是對於政治學習注意的很不够，學習上存在着興趣主義，因此，也就沒有深刻認識到及時克服學習中的偏向。

這些毛病和病根，這僅僅是我在學習文風中的一部份檢討，我想文化工作者同志們，這些毛病也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也可能有不少的同志現在已經在思想上打通，但是今天在思想上根本就沒有認識到這問題的重要的也不在少數。因此，今天好好鑽研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報告等文件，連系實際，來找出自己思想意識中的病根，這對於根據這些文件的精神和實質，以及自己的具體情況，確定今後努力方向，是第一步重要工作。

(二)要深入大眾，向大眾學習，為大眾服務。

過去，我們常犯這種毛病：就是進行了兩小時書本上的學習，覺得這是學習了，或保持了兩小時的學習制度；而幫助老百姓作了兩小時的工作，或向老百姓談了兩小時的話認為是作了民運工作而不是學習，因而只把學習限制在書本上，這怎麼會不犯教條主義呢？這怎麼會使學習不脫離實際呢？因此，要真正深入群眾，要真正加強我們的群眾觀念，我認為首先還必須轉變這個學習觀點。我記得有這麼一個故事：軍隊×團×營×連，自搬起搬政愛民熱潮後，該連為了減輕民衆勞役，就自己推磨，磨麵吃，每人三天輪一次，一次就得推一天，這樣以來就不影響得政治文化課都不能按期完成進度了。政治指導員×××，覺得完成不了進度這可怎麼辦呢？於是就去請求彭主任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彭主任說：你們上政治課，有什麼呢？不就是爲了愛護民衆利益嗎？而推磨正是一個很好的實際學習。不是有的同志不注意保護群眾利益嗎？有的同志不是幹衆觀念很差嗎？這個工作正是爲了愛民，減輕人民負擔。自身工廠的戰士同志還需要這樣，我們出身小資階級的文藝工作者不更應該這樣嗎？這對於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啓發，我們應該好好去體會才是。回想過去，我們寫農民生活常常感覺沒有甚麼可寫，寫農民的一些事情常常感覺那是多麼單調枯燥呀，事實上那並不單調。農民本身真正單調枯燥，而正是我們了解的浮淺，對農民生活和利益關心不夠。譬如對一頭牛，咱看看這不過一條牛而已，只知道牠可耕田，肉可吃，皮可穿，別的再就不知道了，並感覺不到有什麼興趣。然而農民却不然，你一問牠，牠能興致勃勃的告訴你許多事情，牠會告訴你早年間養了幾條，現在幾條，早年間中長的怎個，現在怎樣，這條牛的脾氣怎樣，幹活怎樣，吃草怎樣，爲甚麼這麼胖或瘦，家裏人喂的怎樣，受甚麼影響等等，能老半天。記得在抗戰前新學雜誌上登過一篇小詩，這首小詩是南方農村的小學生集體創作的。他們在學校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先生就往黑板上寫着，不到五分鐘就寫成了。現抄寫如下，以供大家參考：

「老黃牛」

老黃牛，老黃牛，

一年苦到頭，

耕田不出勁，

就把鞭子抽。

可憐痛不過，

眼淚不住往下流！

有一天，回子來買牛，

剝他的皮，割他的肉，

老板來買肉，

回家吃得滿嘴都是油，

嗷呀呀，可憐的老黃牛！

這篇詩是多麼有力的流露出農家子弟對牛的同情和憐惜。不是農民或農家子弟很難寫出這樣的詩。●再如綏遠的莫維支在舍道夫中，寫的一個舍道夫對牛的談話，不是生活在農民中的作家或一個較長時期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的作家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從這個問題中，也可以看出改變我們的學習觀點，向大眾學習，為大眾服務，在為大眾服務中改造我們的思想意識，是多麼重要。我們敢說問題就怕我們不下決心向大眾學習，不下決心在群衆工作中改造我們的思想意識，祇若我們能鍛鍊成大眾那樣的意識，我想那時更能够寫出真正大眾的心情，意志，要求，同時我們的思想感情也就自然漸漸的和大眾結合起來了。

漫談文藝工作者深入羣衆問題

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羣衆，這是大家都公認的，這種我所要談的是這兩個問題：一是要和羣衆共甘苦；一是向羣衆學習，幫助羣衆解決問題，不要弄成式的向羣衆要材料。

一、和羣衆共甘苦。

有的人認為文藝工作者是不是能深入羣衆，主要的就在於你是不是從思想上下了決心深入，只要下了決心深入，就沒有個不能深入的，至於能不能和羣衆共甘苦，那是個形式問題，不要緊。這種說法我認為非常不恰當。我們能不能和羣衆共甘苦，我們應該認為這是個思想問題，是能不能和羣衆結合的一個先決條件，決不應看成是一個形式問題。

有幾次我下鄉去，穿著大衣，羣衆一看就覺得這是上級，我到一個姓吳的農民家去訪問，他一見我就顯得坐立不安，直說：「同志，你坐坐吧，你可別嫌伙，俺這個炕不待人坐，淨灰弄髒了你的衣裳……」我坐了，他還不安，又說了兩遍。我問他甚麼，他都是慌亂的上言不接下語的答，本來他過去被地主惡霸欺負的好幾次都幾乎要氣死，可是我們的談話沒用半點鐘就完了；他過去那些挨凍挨餓，被人侮辱的事，說出來好像怕別人笑話，只簡單的提到一點，就像「交差」一般結束了。

另一次，我到了一個新解放區，那個地方由於過去長時期被敵人壓榨了，生活十分困苦，有的

著三天四天揭不開鍋蓋的，老百姓十家有六七家是淨吃糠和野菜樹葉，個個餓的而黃肌瘦。我們本不低這村作群眾工作，可是剛去群眾不瞭解我們，賓客相待，只是說一些客套話，自己的困難也不願說。我們一見群眾這樣困苦，就感覺得群眾眼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幫助群眾解決，群眾抗戰熱情就沒法提高。於是當時就討論決定了我們馬上要想法救濟：一方面我們儘量挖菜吃，最低限度吃三分之一的野菜，節約糧食救濟他們。同時還要動員富戶借糧給他們，救濟他們。起初富戶不願借，貧民見我們上地拔野菜吃，也不了解我們，還以看過去舊社會軍隊的眼光看我們，說：「同志啊！怎麼也吃這個？吃希罕的呀！」我們告訴了他我們挖野菜吃的理由，他們還是將信將疑。不多幾天，我們就節約了將近一百斤糧分給了他們，同時經過我們模範作用的影響推動，又和村幹部結合起來向富戶動員，他們也都紛紛自動借糧了，一個多星期就借到四五百斤，有了這四五百斤分借給貧戶和窮野菜吃，村中揭不開鍋蓋的貧戶，都平平安安渡過了春荒了。在這次救濟和借糧中，他們一方面認識了組織起來的力量，一方面對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激；過端午煮的雞子和粽子，自己不割捨吃，紛紛送來慰勞我們。覺得我們和他們真是和親兄弟似的，以後黃壓話也對我們談了，對抗戰工作也普遍積極起來了。

這些事情對我們的教育很大。從此，我們也認識了和群眾共甘苦，不僅是深入群眾，和群眾結合一個先決條件，而且也是一個群眾觀念問題。

二、向群眾學習，參加群眾實際鬥爭，幫助群眾解決問題 不要在學式的向群眾要材料。

不久以前，我們曾到鄉下去採訪群眾反惡霸鬥爭的材料，到了，我準備住到一個挺進步的勞動模範家裡，因為他對村裡情形了解的很多，一到他家就說明了來意，他也答應了，可是他很忙，常不在家，忙著組織生產互助，我和他約好幾次，要他對談談村裡群眾反惡霸鬥爭故事，每次他都算著

應了，可是每次還沒等着談，他就被幹人叫去了，不是開會就是給別人解決問題，一直住了七八天也找不到他的空閒時間。我找村幹談，同樣人家也沒有時間。我眞的沒辦法，後來我們研究了一下，瞭解了在他們裏面的情形下面，要找他們拿出一定的時間和咱談話，也實在困難，對他們確實是個負擔；而我們這欽差大臣在學式的單純伸手向人家要材料，是脫離實際的一種表現。因此，以後我們就強調了要切實向群眾學習，參加群眾實際鬥爭，幫着群眾解決問題，重點應放在這上面，而不能放在單純搜集材料上。於是我也就常常參加他們的會議，參加他們研究群眾鬥爭和生產互助，向他們學習，並幫助他們想辦法，他家有個二流子，一個是勞動模範的兒子，一個是他的侄，他都沒有辦法勸他幹活，於是我就幫他想辦法教育他倆，講道理給他聽，幫助他們訂生產計劃，組織生產互助；他有個女兒病了，我也把我曾經考校過的一個有效方法告訴了他，把病治好了。經過了這種種努力，我們的感情搞得挺好，也相互依靠，我知道他住的是東坑西坑，他一有甚麼困難問題就找我幫他解決，我一問他甚麼事，他再也不感覺是個負擔，都是很熱情的長時間告訴我，時常我在西坑和別人談論甚麼，或問別人甚麼，他和他老婆孩子在東坑聽見了，也不問個青紅皂白，馬上就會插上嘴。還炒花生給我吃，做個好飯，也總是留給我一份，簡直拿我和他兒子一樣看待了。同時，給群眾鬥爭材料附帶着也了解了許多，了解的也較深刻，他本人的優缺點也發掘了不少。

總之，在兩個月的過程中，和他的思想感情總算有了初步的結合。當然要想和他完全結合，還必須常時期的和他在一塊生活工作，幫助他解決困難問題。

不過，就從這個短短過程中，也使我更進一步體會了凱豐同志關於文藝工作者下鄉問題的報告：「……不要抱着搜集材料的態度下去，而要抱着工作的態度下去。重點放在工作，還是放在搜集材料上面？放在工作上面。把工作搞好，在工作中體驗生活，與群眾和幹部打成一片，材料自然會

豐富，這樣來的材料，一定比所謂搜集的材料好，如果是抱着搜集材料的態度下去，對方也就以你是搜集材料者相待，他告訴你的材料一定是他急於想發表的，這樣得來的材料，一定是他所想說的為主。而且你真正把工作做起來了，與當地群眾和幹部熟悉了，也不妨礙你去搜集材料，這樣得來的材料，一定也更好；假若抱着搜集材料的態度下去，那一定不會好好的工作，結果真正的材料也不一定搜集得到。假若抱着工作的態度下去，把工作搞好，豐富的實際材料也一定可以得到。」

這個話的含意，是多麼值得我們深刻體味啊！

寄曙光同志

——關於小學教師文藝的學習問題——

曙光同志：

你的來信收到了，你在信裏說：「……我想專業，我想在革命前提下專業，但我不想在教育工作上專業，我想從事文化工作，幾年來我也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現在我應該取其什麼態度？作甚麼工作？假如仍作教育工作的話，我應該在那方面努力？假如在文化方面努力的話，又該怎樣努力？我是一向願意學習，把看書看為吃飯，我決心要為革命事業服務，在這個道路上前進。……」關於你問的問題，我很熱情的想幫助解答，但是文化工作包括的種類也很廣，在你的信裡所談「我想從事文化

工作」，究竟是文化工作中的那一種？我也不大瞭解。據傳說你挺喜歡寫文藝，這幾年在蘇方面挺努力，假如這個傳說是事實的話，那麼對你這麼努力的精神，我是非常敬愛的。並且我還以十二萬分熱情，希望你今後把這種精神貫徹下去。

不過，曙光同志，我還有不明白的：就是你現在正作着教育工作，同時想努力文藝，學習寫作，但又不願在教育工作上專業化，那麼你的意思就是想脫離教育工作，專門作文藝工作吧？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我有兩點意見：

一、我並不反對你專門作文藝工作，但是我却不同意你脫離教育工作，特別是你要教育工作已經有了好幾年的歷史，對這個工作有經驗，對你教學那個村子的群眾也熟習。爲甚麼我這樣說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文藝是面向大眾的，必須和大眾結合，和實際結合才有前途，這個道理毛主席遠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指出來了。這是天經地義，事實上，這幾年在全國文藝工作的發展當中，也更進一步証明這個方向的偉大了，就以老作家歐陽山說吧，最近在延安寫了一本小說叫「高乾大」，描寫了一個合作模範，老百姓熱烈歡迎，轟動全國。他這個作品是怎麼寫成的呢？就是在毛主席報告了文藝政策以後，他參加了實際工作，在延安南區合作社當了一年職員，而後才寫成的。可是在沒下鄉前他爲甚麼沒寫出這樣成功的東西？就是因爲他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不熟習大眾，也沒和大眾真正在思想感情上結合。在膠東同樣也是這樣，今年春天和去年春天，我們勝利劇團下鄉作群眾工作，一氣就是兩三個月，是爲了甚麼？也是爲了這個道理。

但是，你却恰恰不這樣想，你一心想着脫離你所最熟習的實際工作——教育工作，脫離開你最熟習的群眾——工廠和你的學生，要專門作文藝工作，那麼這個文藝工作究竟要和一種甚麼實際工作結合？和那一些大眾結合？假如今天就隨着這種想法作下去，那會有一個甚麼結果？也許你不願作